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 
第七十九回 排祭品太尉當少牢 觸碑石義夫殉烈婦

話說林冲認得是當年買的寶刀，將來往膝上一橫，高俅被青搖搖的刀光，從面上漾過，不由得雙膝發軟，要跪下來。林冲早經覺得，順手把他往坐下捺住，笑嘻嘻道：「何必如此，還早呢，還早呢！」（【眉】冷語逼人，凜若秋霜。）隨掉過刀背，桌面上劈劈啪啪一陣敲，高叫道：「拿酒來，拿肉來，我們敘老交情，吃個暢快！」水手早托上一大盆肉，抬一罈子酒來，沙沙傾下三大碗。林冲舉碗向高俅父子道：「快吃罷，我們真難得會面，莫錯過！」嚙的一口，一碗酒早乾乾淨淨。高俅父子要待不吃，林冲漾著刀，催快吃，怎敢不吃，連咳帶喘地自灌自下了肚皮。林冲點頭道：「好，好！吃了酒，怎不吃肉？」那盆裡堆滿一寸多厚、三四寸長挺硬的咸牛肉，林冲夾起來一口就是一片，又催他們快吃肉。驚得肉進嘴，忽地喝聲「快吞」，驚得肉在嘴裡跳，一路跌滾過了喉嚨。（【眉】較諸鴻門宴樊噲的豪情，愈覺透露白話文之所以可貴者在此。）林冲刀背又在桌上敲著催吃酒，三人一氣都嚼五六碗酒，七八片肉，酒罈都見底了。收去臺子，林冲卻又酒興發作，使起刀來，滿艙冷風呼呼，寒毛都動。高俅父子伏在艙板上，不知怎地是好，半死半活地昏昏沉沉。一會兒，睜眼看時，月光從艙縫照進，父子彼此想著，大約是惡夢醒了。（【眉】原來是夢，此正是文家故作狡獪處。）再看時，艙板上得密密地，艙裡並無第三個人，日間前艙住的當差，後艙住的家眷，此刻都不知哪處去了。只前後的駢聲龍吟虎嘯一般，父子兩個依舊蜷著，不敢動。漸漸天明，船又動了，只聽風水聲中，有人高唱蘇學士的「大江東去」，正是林教頭的聲音。不多時，艙門又開，別是一個又瘦又黑的人進來，頭戴浩然巾，歪到耳後，腳下登雲履，踢在後跟，身上紵絲袍，鈕扣全散，中間玉色絲帶齊腰橫束，高俅父子也不敢問，那人當面就坐。（【眉】當面就坐，是不速之客。）只聽前艙叫道：「時大哥，小心在意些，這是林嫂孀祭品，不要餓瘦了，擺上臺盤不好看。」那人應道：「阮七哥，我自理會得。」一刻，水手擺下桌凳，托了三大碗飯，幾件菜蔬來。那人舉箸道：「太尉、衙內，請哪請哪！」高俅父子哪裡吃得下，勉強幾口，停了筷子。那人碗底早已朝天，見他父子停箸，道：「不吃麼？剛才阮七哥的話，聽見沒有？」高俅哀告道：「大王，實在吃不下。」（【眉】可憐蟲。）那人道：「莫非有病？」高俅趁勢道：「委實有點子病，求大王寬恕！」那人掉臉向高衙內道：「老子有病，知道麼？」高衙內不及回答，那人一把便將高衙內拖過，叫道：「快拿火鍋來！」從腰間探出尺長尖刀，笑呵呵道：「衙內快些割股。老子病，除割股，還有別法麼？」又叫道：「火鍋快來！」一面割，一面喂他吃，才是到地新鮮第二□五孝呢！」（【眉】二□五孝名詞新鮮。）高衙內掙扎不得，臂上著刀，殺豬般叫。前艙的人早哄起來，齊聲大笑道：「時遷大哥，你弄錯咧！自來只有忠臣出孝子，哪有捉奸臣當孝子呢？放手罷！」時遷剛鬆手，只聽水面撲通一聲，原來高俅乘眾人不在意，推開船艙，竟往河裡就跳。（【眉】較諸管仲連何如？）被一手擎住，說道：「太尉，你是人曹的大官，怎麼想到水府上任去？」（【眉】水府上任，想是龍王要請太尉了。）說話的正是阮小五，船頭上又一個跳下來，道：「太尉想是渴了，給他點喝喝，也見我們是會得伏侍貴人的！」接過來，頭往下，腳往上，水面上一蘸一提好幾下，這個卻是阮小二。早聽艙裡叫道：「老二！拿上來，不要壞了林大哥的寶貝，沒處賠哩！」阮小二把高俅重往船上一丟，道：「太尉保重！」（【眉】太尉保重，承請關照。）如此這般，又鬧一天。高俅父子，簡直弄得只剩眼珠能轉。（【夾】奇語。）

第三天，清早，卻好到了梁山泊，時遷先去報知宋江、吳用。計高俅家私，尚有金銀六□餘萬，婢妾九人，童僕□三人。宋江大開忠義堂宣佈：「這次林頭領所得油水，□成中提八成入庫，二成歸公眾分用。」先喚高俅童僕上來，道：「你們都是平民，家貧無奈，投靠顯宦。我們梁山替天行道，決不傷害無辜。現在每人給銀一錠，各自下山，尋求生路。」（【眉】草頭王假仁假義，拿貪官污吏所賺的民脂民膏，分給一班頭領噴嚏，可謂惠而不費。）各童僕叩謝而去。又喚婢妾上來，按姿色高下，分派這次跟隨下山出力的頭目噴嚏為妻，也當場領去。此時林冲已到，宋江早已吩咐宋清備好祭筵，就在山神廟東邊齋房設祭。高俅父子都已在水邊洗刷乾淨，披紅插花，木塞銜口，（【眉】披紅插花，大有新婚燕爾之概，木塞銜口，殆以高氏父子為馬矣。）林冲臨進又吩咐捆上一匹黃牛放在中間，合做三牲，擺上祭盤。（【夾】太尉只算少牢，殆因其只能刮地，不會耕田也。）旁邊曹正捧刀盤伺候。林冲道：「亡妻生前，吃齋保素的日子最多，身後哪得還享血肉？祭後，高俅父子可送廚下烹調，這牛更可放生。」曹正諾諾而退。林冲捧杯含淚祝道：「賢妻！你生平情義，我□年來，點點滴滴，都在心頭，今日報此大仇，靈魂有知，念我情意。莫嫌山寨不潔，來享一杯。」（【眉】林教頭不失英雄本來面目。）哭著奠了。隨後宋江等眾人一一上祭，從辰時直到午時方才禮畢。

眾兄弟重新替林冲作了賀。早見史進上前，遞過一封書，道：「這是師叔（【夾】改稱呼者，從師父，不從梁山輩分也。）動身後兩日，王師父處轉來貴酒店來的。」林冲看封內還有一紙墨樹碑文，心下明白，便先抽碑文看，上面道：

有宋宣和二年秋，吾師林公■■■夫人張氏歿於京師，行年二□有七，非疾也。嗚呼傷哉！林氏自吾師祖父某父某，至吾師，三世皆因材武顯名。夫人父張叟，以材官與吾師朝夕邂逅，因以息女妻焉。叟之為人，質直好義，老無子。夫人歸吾師，論者以為兩姓之潛德幽光，將於是發之，而孰知遭禍不測也？先是殿帥某公者，起家廝養，父子不肖，求逞其欲，患吾師岳岳之操，不可以勢力撓屈，則陷之獄，幾死，竟以放流成讞。夫人惟鬻之生也隱，而禍之作也暴，其灰身絕緣，庶幾免夫子於難。日夜為師紉衣裳冠履之屬，匝旬而盡春秋寒暑之備，比師之行，雪涕授之，勉以自重。歸謁老父，泣謝不孝，迨委禽者及門，遂自繫絕吭。叟衰年飲痛，亦含哀長逝，嗚呼！■■■等昔年之橐弓矢挾干戈以從師講習也，敬謁內主，致禮登堂，羔雁具陳，棗修告虔。吾師雄冠劍佩，意氣軒昂，弟子輩抵掌睥睨，謂西羌北虜，一朝警邊，會看吾師橫槊躍馬瀚海、伊吾間耳。（【眉】規摹西京，建安七子不敢望其項背也。）曾幾何時，夫人既歿，而吾師避兇削跡，鴻飛冥冥，陰霾翳天，白日無色，■■■等興言及此，不覺涕之交頤也。嗚呼！裘葛載更，豐部覆餗，鄉里賢士大夫乃為夫人請旌於朝，即故居里門，樹坊表焉，以昭來許。而吾師五湖四海之躅，猶未回也。■■■等感念舊恩，不敢懈事，爰於伊闕之左，卜吉啟土，以安夫人。有婢錦兒，夫人所愛也，既適人矣，遂購田五□畝，築茅屋一椽，俾夫婦居之，以守夫人之墓。伐石樹碣，勒之銘曰：

山望夫，石填海，山遙遙，海漣漣，石可枯，心不改。征車檻檻歸何期？千秋萬歲長相思。

林冲再看王進那封信時，方知高俅貶謫之後，便由林冲在京的徒弟一百多人，連合起來，公稟刑部衙門，將前番定案便撤銷了。往時有幾個在先得意的徒弟，都升到指揮以上，官職大，自然說話也響些。（【眉】案已撤銷，門多顯達，林冲可以去矣。）道君皇帝因為童貫攻打燕山敗軍兩次，很注意有能為的武士，所以公稟上去，刑部當時便准。徒弟們又連合幾個紳耆，替林師母到禮部請得旌表，以及安葬等等，辦得□分妥貼。恰好王進因告假葬母，到伊闕山中，擇定一塊牛眠吉壤，就在林家墳墓旁邊，順手將拓好碑文，一齊寄來。信中敘得很為詳細，末後還有幾句勸林冲的話道：「嫂夫人冰清玉潔之軀，義不受辱，固然無負於閣下；閣下以頂天立地之男兒，亦須無負於嫂夫人臨別之屬望。（【眉】以林夫人之義不受辱，為勸林冲歸順之張本，是善於詞令者。）宋公明朝夕以大義為言，何不乘機勸導，出為國家效力？現今經略軍前，但有人材，無不器使。弟雖劣薄，尚可保任。倘遷延不決，日久變生，恐勢不由人，難為追悔耳。」林冲將信看過，又重看碑文三四遍，黯然不語。

一時忠義堂上，眾人各散。吳用看情形，對宋江歎息道：「林教頭又有去志，不久便要下山，我們許多年要好兄弟，不料今日如此！」宋江問：「有法留住他麼？」吳用道：「此人不可強屈，你不見他對王倫麼？而且我們梁山所以能興旺的原故，是因奸臣當道，豪傑不得進身，所以紛紛來投。如今有了門路，怎能在一個小小山泊裡終老？自古道：『小心意難留』，倒不如做現成人情罷。」（【眉】宋江意在留林，吳用知是不可強屈，是吳用見識過人處。）

果然過了一日，林冲來和宋江說明，回去掃墓，宋江不得不許，卻暗暗對吳用歎息，吳用勸宋江不必著急，只等段景住們從北邊回來，大家有路走，自然心定。（【眉】段景住來緊防受窘。）過一會，史進又來，道：「恩師信來，盡臘底葬母。想當年傳授

武藝情分，須往弔祭一番。順便和林師叔同行。」操刀鬼曹正原是林冲徒弟，要趁此會同門，也告假和師父去，宋江也只得許諾。（【眉】不得不許諾耳。）三個人收拾好包裹行囊，告辭下山。宋江等直送過水泊，到大路邊，握手作別。宋江不覺望著三人，掉下淚來道：「我們山寨上，年來偏是好幾次生離死別，真正教人難受。惟願三位兄弟們記念平日情懷，早去早回。」三人亦各各悵然。（【眉】有黯然離別之感。）帶了一個嘍囉，四騎馬上了大道。

約莫五六里，大家看天色已近午牌，人馬都稍為有些飢倦，恰到小小鄉鎮，路邊挑出一支酒旗來，就便下馬進去，揀座頭坐了，叫酒飯來吃。史進見店裡的客人，出入都要看林冲一眼，忽然想起道：「師叔！師父有件東西帶來，師叔且看過一番，以便路上應對。」隨即從包裹中檢出。林冲接過，原來是經略軍前調用的一角公文，上面填的姓名年貌籍貫，正是自己。史進道：「師父來信說，師叔臉上印記還在，雖然案子已銷，總怕路上無意中生枝節來，所以特地從經略幕府弄到這個。」林冲歎息道：「真多謝你師父的好意，為人周到。可奈我回首前塵，傷心已極。早經無意人世，只怕今生難以完他的盛意。」史進等再三勸慰。路上行來，一連幾日，每逢關隘盤詰，呈出公文，便分毫都不留難。（【眉】文筆細膩，無處罅漏。）直到汴梁城下。

林冲因舊案的取消，和建坊的稟請，多多承情，不得不寬住幾日，分頭致謝。林冲在先原有殿前龍衛指揮從五品的官職，依徒弟們都以為要趁用人的時候，往兵部投到，可望開復原秩。林冲只是觸景傷情，一切無意似的。隨身一個小包袱，是當日臨刺配出去之時，娘子連夜趕做給他的，一向不捨得穿著。（【眉】睹物懷人，倍覺傷感。）到得京城時，每天早起，必走檢開點看一過，自言自語地，不知說些什麼。（【眉】有無限感觸。）眾人怕撩撥起心事，更不敢勸。每每大家酒酣耳熱說英雄勾當時，無端垂下頭去，眼淚向杯中直滴。一天，偶然經過舊居巷口，勒住馬，左右顧盼，忽然頭暈，撞下馬來。（【眉】忽然頭暈和自己撞頭不同。）眾人連忙扶住。史進、曹正看此情形，和眾徒弟商量不必多住，老老實實陪他到伊闕山來，了其心願。一行人眾走不幾天，早到了洛陽城。穿城過去，約莫三千里光景，早聽見潺潺流水之聲。

原來伊闕山是兩岩夾峙，中間門一般，一條伊水從中奔流直向東北。隆冬天氣，草木枯落，四山蒼松翠柏，依舊鬱鬱蔥蔥的。從林木缺處望時，百尺高的佛像，色相莊嚴，端坐岩畔，好似向路旁行人，表示悲憫的樣子。這都是北魏時代，就山石鑿成，許多年來完全如故，眾人無不贊歎。（【眉】一幅絕妙風景畫。）林冲馬上又對徒弟歎息道：「我但願果真有西方淨土，那就好了！」眾人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林冲道：「許多含悲茹痛的魂靈，到此便有安慰他的佛菩薩。就是地上不曾死的人，心下也略略放些。」說話之間，早已到了龍門寺，大家下馬，走進山門。這龍門寺，又名石窟寺，也是北魏時代的工程，大凡瞻仰石佛的人，都要從寺裡進去，穿過寺後，才到岩邊，所以遊人極眾，寺也廣大。林冲等轉過大殿背後，瞥見一簇人眾立在庭心，石香爐旁邊。史進眼尖，早望清一位素冠白袍的人，便是師父，先搶上來相見。林冲等齊進招呼。

王進葬母的日期還有幾天，靈樞權寄殿後東院。王、林兩人相見，彼此悲喜。林冲等眾，都到王母靈前先拈香行禮。王進旁邊答拜過後，利尚已經送出茶點。王進邀大家坐了，說起當年避難之時，不知累母親吃多少辛苦，（【眉】王進累母，林冲累妻，想見亡命之苦。）天幸自己在延安保到都監，給母親歡喜中做一個七誕辰，此外更不曾有甚承歡之處。林冲見座中並無外人，順便將捉住高俅，如此這般，告訴王進。王進喟然歎息道：「報仇的事，只是活人快意，於死人何干？幸虧誑到山泊裡去，手腳乾淨。不然，又是拖泥帶水，生出許多意外來。」（【眉】王進語有含蓄。）林冲點頭。

次早，便有墳上的人來到，林冲教他引路。從寺門右轉，沿一條山澗，只四五里路，早見一中年婦人迎上來叫主人（【眉】來者是誰，林冲見之不覺灑淚矣。）——這婦人正是錦兒。林冲識得聲音，一見便淚如泉湧，直哭到墳前。錦兒夫婦已將祭品排好。史進、曹正瞧著情形，一左一右扶著，等到紙錢化完。錦兒夫婦請到茅屋坐地，勸林冲止了哭。

林冲問起去後家裡情形，錦兒一面揩著眼淚，一面說道（【眉】林夫人死的情況，由錦兒說出，愈叫林冲難堪。）：「主人那時動身，記得是七月天氣。動身後一天，張老爹便計算京城不好住得，連夜僱下車子，暗暗和娘子忙一夜，打疊好包裹。次早天色黎明，娘子用青紗罩了面，和我帶了箱子包袱上車，張老爹親自騎驢押著。不料走出巷口，轉個彎上得大街，當頭便碰到富安那廝，和幾個公差模樣的人，將車攔住。老爹忙向前道：『我們出城燒香，你來攔住做什麼？』那廝冷笑連聲道：『老頭兒，你要使乖，你想帶女兒逃去不成？實在告訴你罷，我們早已提防到這一著，只為衙內還要給你面子，和你好說，老頭兒不要太不漂亮。』老爹七歲的人，口裡爭辯，卻連舌頭都氣得抖抖地。娘子看情形，就教回車子到家。從此三天兩天，高太尉那裡常有人來，和張老爹軟說硬說，不知淘多少氣。老爹四處托人，想盡法子，只脫不得身。這一天，娘子知道沒奈何，對老爹道：『罷罷！你如此年紀，一個女兒，偏不能夠送終，也是命裡該應，狠一狠心罷！』老爹知道娘子意思，彼此痛哭一場。（【眉】張老爹不能顧及女兒了，自然要彼此痛哭一場。）過一天，那廝又來，簡直對老爹說道：『我們衙內因為憐惜的緣故，不肯動蠻，教我們三番五次地跑腿，現在可也急了。老頭兒，休得不知好歹！』那一天正是七月初七，（【眉】點清日期，愈覺淒慘。）我到房裡，替那廝倒茶，娘子給我一百個大錢，教樹過客人的茶，上街去買一紮紅繩。我繩子買回，正遇見老爹送那廝出來。我將繩子送到房裡去，娘子已在牀前解帶自盡。我急忙大叫，老爹來時，已經不救。老爹也不氣也不哭，只說道：『也好，完了！』從此老爹得嘔食病。好幾位舊相識的，帶醫生來，都不肯診脈，總說：『死去最好。』到得最沉重那天，叫我到牀前道：『我家裡的事，你是一一知道的，女婿如有回來的日子，告訴我，我女兒一生清白，勸他好好提起精神，不要糟踏了一身武藝！』」（【眉】張老爹彌留數語，足以鼓動林冲勇氣。）（【夾】此段純是偷取《蕩寇志》陳希真父女出亡之事而反用之。）錦兒說著，林冲木雞似的，瞪著兩眼，只是呆聽。等到話說完時，霍地立起身來，往外就走。史進、曹正問他：「往哪裡去？」

林冲見二人跟來，一言不發，壁直飛跑。兩人料料不好，只得一面叫，一面趕來。茅屋和墳門不過一箭之路，兩人剛要趕上，林冲早已一頭往碑石撞去。兩人從後面趕緊伸手來抓，恰好各人拖住一邊袍角。林冲去得勢猛，袍角不牢，「支勒」地一聲響，齊腰撕下半邊，卻虧這一拖，撞勢稍慢點兒，只碰在額角，劃開一塊皮。再要撞時，二人左右抱定。林冲摔開手腳，拚命掙跳，三個人幾乎齊倒。正在相持，樹後早又一個人奔上來，相幫拖住，叫道：「好兄弟！我們這幾天怎樣談來，仇也報了，案也清了，這般的一身的本事，為甚看得鴻毛樣輕？」這人卻是王進。林冲也叫道：「王大哥，你們放手！你只知道功名富貴的好處，不知道死生契闊的傷心。（【夾】二語真是情至，但武師口脛，何得至此？）一根痛苦的長繩，扯在心上，一刻一拉，先前仇未報時，還有別事分心。如今仇報了，案清了，心無別事，只有死去舒服，你們當是做好事罷！」三人如何肯放。忽然又一個人，方巾道袍，鬚髯疏明，（【眉】道貌儼然。）從山上下來，叫聲：「林教頭，你何苦如此？」王進也喚：「林大哥！我們的話你不聽，難道恩人在此，你頭也不抬麼？」（【眉】救星來矣。）林冲抬頭看時，原不認得。王進道：「這位是東京孫老先生，官名單一個定字。林大哥，你當日到開封府過堂時，他老先生便是當案孔目。」話未了，林冲「阿呀」一聲，撲翻虎軀拜將下去，孫定急忙答禮。王進道：「可是呢，孫老先生來得正好。大丈夫磊磊落落地，恩是恩，仇是仇，哪有大恩不報，此身肯死的道理？」回頭叫從人：「快牽馬來，我們仍舊到寺裡談。」

到得寺裡，早見客堂上一位鬚髯虎額的偉丈夫，和知客僧高坐談心，一見王進，急整衣下座招呼。林冲、孫定、史進、曹正等也一一見禮。林冲依稀有些認得，卻稱呼不出，只索立住腳呆想。那人特地走到林冲面前哈哈大笑道：「林武師！你忘卻獨龍岡上相逢嗎？」林冲恍然大悟道：「閣下原是鐵棒樂將軍麼？真久違了！」（【眉】武人相逢，肝膽披露。）樂廷玉笑道：「不久不久。兗州城下還交鋒一次，可惜黑夜彼此不曾認清。」林冲動問起來，方知樂廷玉因京東制置司保舉，現在已授職曹、鄆沿河巡檢司，他同王進少年時是同里同師。孫定是由孔目升吏員，現已轉到京東路天平節度使判官，（【眉】補敘樂廷玉、孫定官職，是史官筆法。）早年也是和王進相知。兩人都因到部引見，順道送葬。

從此一連幾日，為送葬來到寺裡的朋友甚多。其中有小半都和林冲相識，更有些不認得的，王進替林、史、曹三人，紛紛介紹道：「於今我們都是一起，不用再提梁山的話了。」這日葬務完畢，王進對林、史、曹三人道：「趕快回京罷！我們要談到正事上

了。」畢竟所談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林冲、史進、曹正就此下山，忠義堂上，只九□六人矣。